



二坊發兒古書時文俱係錄
出源板張潔汪破刻淨
任部有檢章字號伏冀
海內高明垂鑒

居北首朝南

白香山詩集

長慶集 後集
別集 白集補遺

一隅草堂藏板



余好爲詩尤喜讀古人書嘗以爲詩者載

道中文字書

止嘲風雪弄花草則於六義盡去矣其後觀唐書至白

公樂天傳公所言往往與余合因愛讀其詩不輟乃知

公立身本末無不合乎道特餘事作詩人耳公爲左拾

遺時史載其諫草不一而足皆人所難言嘗殿中面對

情辭切至論執強梗憲宗未喻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云云賴絳救免噫公真古之大臣以道事

君者與而或徒以詩人目之豈知公者哉公嘗與元稹

書略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進退出處何往而

不自得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

而發明之則爲詩又曰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

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則公之立

言載道爲何如而豈屑屑嘲風雪弄花草以矜豔麗於
雕章者比哉故余嘗讀公諷諭詩見兼濟之志焉讀公
閒適詩見獨善之義焉此公所以進退出處無往而不
自得也今香山集徧天下顧俗本多訛浸失其舊於是
汪西亭氏重編訂而梓之旣葺事請序於余余惟公之
賢史載之公詩之美元序詳之余能益一語乎哉惟願
世之好爲詩如余者得公兼濟獨善之志而師之以進
於道則於六義也幾矣康熙癸未且月商丘宋學撰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旣屬其友元微之排纘
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旣以集本
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
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
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
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
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
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
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於
今紕繆轉甚余友汪君西亭氏患之旣定其卷次正其
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旣鏤板以行余
聞嘗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

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辯非討淮蔡
時事驗之陳譜亦同於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余乃勸君
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為年譜
而不編年疎略抵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
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康熙四十二年夏六月幾望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
序時年七十有五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

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悞原注事具樂天與余書內始既言讀書勤

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

士按公貞元十五年舉進士年二十八十六年及第此云二十七傳寫之誤也詳本傳注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

尚文就中六籍九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

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按此序各本皆互異疑有傳寫脫誤如樂天十

六年進士第十八年登拔萃科鑿然可據此云二十七舉進士是次年登第為十五年矣明年中拔萃是十六年矣元白書判同年校正同省又同登元和元年制科公作元相墓志云二十四試判入等二十八應制科入三等又元集同州刺史謝表云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校書郎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是首尾凡五年蓋貞元

十八年壬午至元和元年丙戌相去正是五年若樂天十六年中拔萃去元和元年首尾七年矣以元證白可以知諸本之誤總之舊本為妄人改盡此殆誤以及

第之年為判選之年也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道

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

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
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
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
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余百韻
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軸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
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
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
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
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
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原注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
及予雜詩實於市肆之中也
其甚者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
予嘗於平水市中原注鏡湖
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

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
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
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
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
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
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按舊書本傳載此序作
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

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皇帝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
矣因號曰白氏長慶集按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太子即位是為敬宗
明年正月改元寶曆序作於長慶四年冬故曰
明年當改元即位必踰年改元禮也時
本明年下有秋字又刪去訖字矣字誤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

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
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
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

敘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
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
予之交分淺深非序文之要也故不盡長慶四年冬十
二月十日微之序

昔人謂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韓之南山白
之諷諭其最著矣就二公論之大抵韓得杜之變白得
杜之正蓋各得其一體而造乎其極者故夫貫穿聲韻
操縱格律肆厥排比終不失尺寸少陵而下亦莫如二
公自后山妄斥昌黎已非通論至香山詩辭旨雖主於
暢達要自刻意陶浣而出之使人不復能尋其斤斲之
迹當時尤多好之者方牛李之隙贊皇且憾及香山每
束其詩不觀劉賓客以爲言則曰見便令人愛將回吾
心矣憾之者猶若此好之者宜何如也嗚呼豈非廬陵
所謂怨家仇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乎乃世多謬指淺
率不經意語爲白體甚者且拾東坡誅友之辭至以輕
俗同譏抑又過矣今海內風雅駸駸起唐集舊本先後

流布注韓集凡五百家白詩日在人口獨無披榛莽而
掃蕪穢者徒以公詩視唐人獨富辟如營丘濬壑則日
求增拓為快若黃河千里望洋而歎但能考星宿於圖
經而不暇躬泝其源流之分合也自惟荒陋無所窺見
竊嘗習聞於先生長者之言既不敢附和而又重惜其
誤若目之塵翳當去務復其舊而已世之好公詩者必
將辨焉康熙壬午余月古歙汪立名序

白氏後集自序

前三年元微之為余編次文集而序之凡五卷每卷十

卷訖長慶二年冬是年壬寅公年五十一號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

詩格詩統古體歌行樂府而言說詳後碑志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為卷軸又

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後集始於長慶三年另為卷次也是時太和二年

秋余春秋五十有七公次年即歸洛不復出矣目昏頭白衰也久矣拙句

狂吟亦已多矣由茲而後宜其絕筆若餘習未盡時時

一詠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報微之故復序於卷首云

爾馬元調云此序宜與元相序同列秩首今編考諸本俱在二十一卷之首姑仍其舊立名按馬氏蓋誤看附前集報微之語也元序長慶集既定五十卷無遞加

之理此特長慶癸卯迄太和戊申六年之詩各為卷次附前集寄元而為序以別之故曰復序於卷首耳卷首者從五十一以降之卷非長慶集之卷也然公自記後集二十

卷自為序而此序中未詳卷數且止六年之詩豈其初隨年類卷迨二十卷編次既成遂因以為後集序耶抑別有自序散失未載耶按公太和三年春即歸洛是集

之終即洛中集之始因附載序記二首以備參考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余歷覽古今歌詠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

李陵蘇武始為五言詩

次及鮑謝徒迄於李杜

輩其間詞人間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十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余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已甚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氏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太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居二年就領河南尹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辭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余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故集洛詩別為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
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
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
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
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
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
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
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遊是寺復覩斯文得宿
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
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
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
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易樂天記

白氏文集自記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

為序

按各本後序列二十一卷之首者乃序長慶三年至太和二年六載之詩尚未及洛中諸作似非二十卷之序也今姑仍之

今又續

後集五卷自為記

按文獻通考云續後集亡失三卷今本僅七十一卷是又亡一卷矣

前後七十五

卷詩筆

老學菴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為筆唐人仍之亦稱杜詩韓筆

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

按今本七十一卷凡三千六百八十八首約亡失詩文一百十餘首然此記作於會昌五年公七十四歲明年八月始卒集中如六年春及自詠老身等詩皆七十五歲所作不在此記內是公集又不止於七十五卷矣 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

院

太和九年夏勅成六十卷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有記

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

開成四年二月

二日為七卷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有記

一本在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樓

開成元年為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首有記

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

藏於家傳於後

此二本亡考按公自為墓志云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墓志作於記前故未及七十五卷二本疑

即指記中所云

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

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

集中有因繼集序

劉白唱和集

五卷

集中有劉白唱和集解

洛下遊賞宴集十卷

集中有洛中詩序又有洛中集記始於太和三年春訖於開成

五年凡十有二年以上皆詩集也

其文盡在大集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

而假名流傳者

此指七十五卷之外而言

皆謬為耳會昌五年夏五月一

日樂天重記

凡例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內各體詩三十七卷凡二千八百餘首此外猶有集中遺漏者可謂富矣乃宋元以來殊未見有詩集單行槧本宗祁曰居易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公與元九書反覆千餘言以自道其詩之所得力而文章顧略焉則公之自許者已有定論舉其所長不嫌略也

新唐書藝文志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按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稹勘定訖長慶二年冬合五十卷以成於長慶四年明年改元寶曆故得名亦猶之乎前集中集云爾元序具在公之沒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沒亦十有五年從杭州召還及蘇州洛中詩皆在後集奈何

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良不可解

白集相傳以郭武定本為最海虞馮定遠猶謂已失次第則其他可知春明退朝錄云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冥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未真與今吳蜀摹板無異而文獻通考又云吳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自記之舊矣竝亡可考

郡齋讀書志長慶集七十一卷晁子止曰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本七十五卷續後集亡三卷按此亦當有七十二卷又云集後有聞李崖州貶二絕固疑非樂天語以編年考之果謬今集後無此詩然則今本之七十一卷又非復晁氏所論之舊矣

今本有姑蘇錢考功刻曰白氏文集雲間馬元調刻曰元白長慶集大都從元及白者故獨詳於元前有凡例後有補遺元刻既竣漫鐫白集以附行耳往往前後紊雜既非分體又非編年二本略同而錢為甚目與卷不合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有律詩卷而雜入古體者有一題小序而冠作通卷之序者有失去詩題竟以小序作題者有本是他人作因公唱和附見者輒易題中字扭為公作甚至刪落字句顛倒前後舛譌未易枚數今

四九十三
悉從各本校正

唐音丁籤載白詩全集鹽官胡氏曰集中詩三十七卷前後爲例不一難以彙編今通照後集分體仍備注以存其舊凡編五古二十卷七古二卷新樂府二卷長短句一卷五律五卷五排六卷七律九卷半律七排合一卷五絕一卷七絕七卷合五十四卷繆戾雖稍減於馬錢二本然分體太瑣遂有一題之詩而割裂各卷者且其所注前後集亦頗有誤蓋白詩歲月本井然可考如長慶集公自謂訖二年冬而胡本於三年詩亦注前集公自杭州還始卜居洛中得履道宅乃別杭州等詩竝在後集而洛中卜居履道里等詩反注前集雖本相沿之繆要其考據亦不得謂之詳密矣

古人詩多以地名如蘇州柳州樊川丁卯類然今長慶集後集既各自爲卷而仍統之曰白香山詩集從其歸老之地也

是集依胡本分前後集各本雖不另分二集然竝載後序於二十一卷之首且二十卷以上分諷諭閒適感傷律詩凡四類以類次卷卷各以年爲先後二十一卷以下則但分格律又互有間斷而獨不雜入長慶三年以前詩是後集之起於二十一卷明矣顧前集八卷及二十卷卷末反雜長慶三年詩者要亦有故嘗考元序與公自序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各以詩文編次舊本既亡今本盡編文彙於三十七卷後中間取足卷尾未免移補遂失其舊如曲江感秋詩序云元和二年三

年四年皆有曲江感秋詩編在第七集卷今本第七卷盡江州詩而所謂第七集卷者皆莫可考西溪叢語云白樂天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敘燒丹事甚詳今本此詩在二十一卷可見宋本尚各集詩文次卷未嘗截然列文於後也此非分并之明驗乎今編長慶集二十卷分類仍之後集十七卷各本僅分格律亦仍之合三十七卷公集本有續後集散失難稽其亡據者不敢臆分也

集內應制諸詩及試作皆別附卷有列賦後者有列制誥後者本不在三十七卷內蓋唐人多以此另為一體也集後又有謠吟歌篇等作文苑英華唐文粹皆入詩選從之都為別集一卷

今本遺漏詩甚多他不具論即韋穀才調集所選且有未備者乃從各本蒐輯次為白集補遺二卷合前後別集凡四十卷

公生平事略見於新舊唐書其中亦互有詳略第新書多假借字語致本事反以辭晦而年月先後亦不甚詳今備載舊書仍參考異同為一卷

宋鈔吳蜀本各有年譜一卷今可考者惟唐詩紀事中寥寥數行不編年而多紕繆丁籤自謂得虞山宋本校刻然年譜亦多襲紀事之誤而文加略焉似未見宋譜者蓋舊本之亡久矣竊不自揆參考志傳旁證諸家次為年譜一卷不過約略其出處先後之大槩俾讀公詩者雖編次失舊猶得按歲月以考之耳

詩中箋釋皆原注間有增入者則為按字以別之但就本詩之可考者而已不復蔓引他書妄託箋注自惟淺陋不足以注古人詩而公詩亦非擗摭鉅飭所能摸索也

集中字句之訛悉從諸本校對家塾數種之外復假證於吳中舊家藏書有萬間堂校本苕溪草堂本最後又得憩閒堂所藏泰興季侍御依宋刻手校本聚本不一自多互異若銀根亥豕鑿然譌繆抹改固不待言其或意義可通原屬疑似則注一作某字於其下以存其舊

唐宋詩話或因事揚扝引類旁通或考據時地頗足鼓吹風雅今竝采錄本詩之後又考公集中記序等作凡時事相涉詩文互見者亦因詩附載吟諷之下既挹春華兼登秋實也

古人引用諸書必詳根柢出處嘉隆以後此風邈矣是集採用凡一百二十餘家各標原書名目其有邪說流傳不根已甚者亦間為折衷駁正既卒業適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來探梅西山因過草堂留話竟日疑難相質多所發明既歸復以藏弄鈔本郵寄廣所未備先生每及表章古人輒津津娓娓商榷忘倦衣被後學之功不敢忘也

是集緣起本以案頭俗本訛誤偶有考正日注行間漸采小史詩話筆記一二積之窮年不覺盈卷北還杜門重加編訂時家姪陞交泰來讀書小園相與晨夕謬謂

此本能洗俗刻蕪穢從史剗剗因為予讎校字畫襄成
之雅固得附書

舊唐書本傳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
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
檢校都官郎中温生鋌歷酸棗鞏二縣令鋌生季庚建
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
洧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城歸國因授朝散大夫
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
州襄州別駕自鋌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
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
移籍同州至温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焉居易幼聰慧
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吳人
顧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

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登科記作貞元十六年高郢下及第四人新書但稱貞元中而不紀年考公集中送侯

權序及性習相遠近賦注皆云十六年又箴言序云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然則十四年高郢猶未領貢舉事也舊書作十四年蓋據元序及公與元九書二十七歲之誤然元序云二十七舉進士舉者在春官試之先一年公與元九書云二十七方從鄉試尚未舉進士也公二十七為貞元十四年今遂云十四年就試禮部是二十六舉進士就鄉試矣亦與書序語不合總之數目字傳寫易誤不編年以考之多相仍繆耳

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策入第四等授熱屋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

尤精于詩筆自讐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

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新書調熱屋尉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

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

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

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

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

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

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

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

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媿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于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

天鑒深察赤誠

新書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謂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

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入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

居易與河南

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

按元稹選判已與居易同年寄微之百韻詩注云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校書郎始相

識也是不獨制舉同年矣

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

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誡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

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
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
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
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
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蹋破驛
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
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
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
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
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
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
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

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州又奏韓皋使軍將封
杖打殺縣令如此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
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
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伏聞德宗時
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
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
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
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
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
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

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新書師道上私

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

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

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
自可宜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
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諤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
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諤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
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諤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
益於聖朝乃止

新書是時孫琦以禁衛勢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
平李琦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宜罷琦進奉國以
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因繫關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
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罷之奏凡十餘上王承宗

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
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
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瓘事切上
頗不悅

新書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
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云云

謂李絳曰白居易小

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

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
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
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
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
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
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
兆府戶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
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
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
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倚
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
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

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
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
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
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
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木泉
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
竹千餘竿青蘿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
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
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
登險極林泉之幽遂至于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
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嘗與

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
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
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
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駘微及豚魚幽及鬼
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
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
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
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
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
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

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誠言者聞者莫
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
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
道缺於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
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
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
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
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
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
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
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
六義寔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

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
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
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
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
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
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
艸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
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
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
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
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
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

五十七
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鬢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旣第之後

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

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邨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

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昇清貴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

五十二
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

諭詩

英華作諷詩

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

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

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

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爲元白

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文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敘如此文士以為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

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

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

里黃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

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為木蓮荔枝圖

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記荔枝木蓮見後不複錄盛傳都下好事者喧

然模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

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新書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時元稹

亦徵還為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年三月宗穆

本紀作元年四月此三月當誤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

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新書田布拜魏博節

度使命持節宣諭而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諱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修布賞賜矣詔聽辭餉十

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崱為考策官凡朝

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擯不得用其才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

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新書〕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

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眾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使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賞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

先顏將充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竟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三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源夾攻

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由生變且先顏久將有威名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責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忠

不見聽乃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

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

會於境上數日而別〔新書〕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唐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秩滿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

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

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

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轉刑部

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三年稱病東歸求為分

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

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訐謨之地則兼

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

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

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

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

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

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
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
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

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
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
詠於舟中因為池上篇池上篇載詩內不復錄又効陶潛五柳先生作

醉吟先生以自况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太和末李訓構
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

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
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

為墓志病中吟詠不輟病中詩序載詩內不復錄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
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

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有
六贈尚書右僕射新書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官宗以詩中遺命薄葬無請謚又云敏中

為相請謚有司曰文北夢瑣言牛僧孺初卒未賜謚後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唐語林大中才諫官處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

墓表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按商隱碑文未嘗稱
謚亦但云應公之子景受而作設果由敏中奏請何無一字及朝典乎賜謚之說
恐未足據也 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

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為居易集序元序載長慶集卷首不復錄人以稹
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

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
孫嗣遺命不歸下邳按公自謚墓志葬下邳縣臨津里北源字墓碑作葬龍門太平寰宇記白居易影堂在洛陽縣南二

十里其為葬洛無疑若遺命則似屬穿鑿也 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
而葬焉新書贊云居易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

言實開通思澹而辭近以質合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
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云按史筆矛盾如此安所謂識與斷乎且所

云纖豔不逞等本非杜牧語葉少蘊避暑錄杜牧作李燕墓志載載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媒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諭開通
之辭可繫謂淫言媒語耶哉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
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豔淫媒乃正其所言而不自知也新唐書取為
牧語論樂天傳以為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戲母夢有倖男子持雙兒授之
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戲因字之天授晁無咎每舉以為戲曰孔夫子乃為人作

一隅草堂

九子母耶此必燕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舊唐書本傳

白香山年譜

世系

始祖勝 白氏芊姓楚公族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於吳楚間

裔孫起 有功於秦封武安君有廟在咸陽

仲 秦始皇封諸太原是為白氏太原始祖仲以下無可考此二十六代而有建

七世祖建 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韓城

士通 宋利州都督

志善 朝散大夫尚衣奉御

次子鏘 揚州錄事參軍

敏中 太傅敏中有二兄官縣尉名字亡考

温 朝散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徙下邳生六子長三四五亡考

六子鎰 鞏縣令

季庚 襄州別駕集誤作庚

幼文 浮梁簿

季般 沛縣令

居易

阿新

季軫 許昌令

行簡 主客郎中

龜郎

季寧 河南參軍

幼美 即金剛奴

季平 御貢進士

按唐宰相世系表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孫虞仲封於虞為晉所滅虞之公族并伯奚媵伯姬於秦受邑於百里因號百里奚奚生視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後名故稱為孟明視孟明視二子一曰西乞術二曰白乙丙其後以為氏裔孫武安君起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於太原故子孫世為太原人二十三世孫後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孫建白氏家狀則曰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是也未嘗作虞人及百里奚媵秦語表又以建為後周弘農郡守與家狀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不合白敏中大父名鱗與鏗同為溫之子乃以鱗為濳凡此皆誤也洪景盧容齋隨筆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承用逐

家譜牒多所繆誤歐陽公略不削筆恐未可據信哉白公自撰醉吟先生墓志云有三姪長味道巢縣丞次景回淄州司兵叅軍次晦之舉進士並不詳何人子又云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大中三年李商隱為公墓碑云子景受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表云景受孟懷觀察使以從子嗣則非阿新明矣按公墓志預作於會昌初豈其後復易以從子承祧而遂更其名乎表於景受下猶系二世景受生邦翰司封郎中邦翰生思齊鄭州錄事叅軍行簡子為味道成都尹今世系並依文集家狀仍載史表異同以備考

紀年

代 大曆七年 壬子

宗

大曆八年

癸丑

大曆九年

甲寅

大曆十年

乙卯

大曆十一年

丙辰

大曆十二年

丁巳

時事

出處

詩

公自撰墓志以是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 花前有感詩何事同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又元日詩自注余與劉郎中同生壬子歲 公生六七月時便默識之無二字指問百十試不差見與元九書

公五六歲便學為詩見與元九書

大曆十三年 戊午

大曆十四年 己未

建中元年 庚申正月 改元

德宗

建中二年 辛酉

建中三年 壬戌

五月代宗崩德宗即位

十一月徐州刺史李洧棄其帥李納以州來降

公年九歲暗識聲韻見與元九書家狀云公父季庚以是年授徐州彭城令

家狀云徐州隸東平本道節度使反其宗人李洧為州刺史府君與之潛謀以徐州及埧口歸國反拒東平堅守待敵超拜本州別駕

公年十一歲宿滎陽詩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國迢迢四十載復到滎陽宿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時兩河用兵公避難越中當在是年

建中四年 癸亥 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

興元元年七月車駕還長安

甲子正月
改元

貞元元年
乙丑正月
改元

貞元二年

四月淮西牙將陳德
奇殺李希烈以降以
奇為淮西節度使七
月奇為少誠所殺以
少誠為留後吐蕃年
入寇

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
韋應物為蘇牧房孺復
為杭牧子始年十四五
旅二郡

貞元三年
丁卯

公年十六詩話云公十
五六初至京師袖文謁
顧况易之及見野火燒
不盡句為之歎服延譽

賦得古原草送別 除
夜寄弟妹

貞元四年
戊辰

王昭君二首

貞元五年

正月詔以二月一日
為中和節

公年十八時在京師見病中作
中和節頌

庚午

貞元七年
辛未

醉中走筆贈劉五主簿
云是時相遇在符離我
年二十君三十

貞元八年
壬申

貞元九年
癸酉

貞元十年
甲戌

公年二十三家狀云是
年別駕公卒於襄陽官
舍 別駕公自衢州移
襄州其年月皆不可考
按公有重到襄陽舊居
詩是年當在襄州

貞元十一年
乙亥

貞元十二年
丙子

七月宣武軍亂以董
晉鎮汴州陸長源為
行軍司馬

貞元十三年
丁丑

貞元十四年九月淮西吳少誠叛

年戊寅

貞元十五

年巳卯

二月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詔諸道兵討淮西

公年二十八歲之其兄幼文浮梁任見傷遠行賦送侯權秀才序貞元十五年為宣城守所

貢明年子中春官第凡作二十六二十七者皆誤也宣州試射中正鵠賦窗中列遠岫詩

貞元十六

四月以權知新羅國事金俊芭襲祖開府

唐登科記貞元十六年及第後歸觀留別諸同年

敘德書情四十韻

檢校太尉羅維州都督新羅國王

人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上宣歙崔中丞及第後憶舊山

貞元十七

是年在徐州符離見祭六兄文

花下勸酒

貞元十八

鄭珣瑜領選部公試判拔萃科入等授校書郎

常樂里閑居偶題兼寄

貞元十九

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

公年三十二歲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

酬哥舒大見贈早

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得常樂里故關相國之東

貞元二十

以武元衡為御史中丞

時為校書郎移家秦中卜居渭上見延渭賦

順

永貞元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

元和初子罷校書郎與同諸校正遊開元觀因

贈隱者感時首夏

宗

乙酉即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

元微之將應制舉則是宿散月

永崇觀里居

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罷進奉宮市五坊

小兒以王伾為翰林

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立廣陵王純為太子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

事七月太子監國以

杜黃裳袁滋同平章

事鄭珣瑜高郢罷八

月順宗傳位太子自

號太上皇王伾王叔

文貶鄭餘慶同平章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事貶韓泰等為諸州

刺史十月葬崇陵十一月附於太廟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韓泰等再貶司馬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武元衡復為御史中丞鄭綱同平章事

憲 元和元年 丙戌正月 宗 改元

命宰相監試舉人於用科策入四等除蓋屋駁尚書省以先朝所徵尉不飲親試也

公應才識兼茂明於體送武士曹歸蜀

長恨 招王質夫 駱口 驛歸喜蕭侍御書至 縣北樓望山川等詩三十二首

元和二年 丁亥

正月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口因與王質夫同遊秋為第一事畢為集賢校山偶題 病假中南亭理十一月自集賢院召開堂 仙遊寺獨宿 試授翰林學士見奉勅觀刈麥 京兆府新栽 試制書等五首自注 蓮 曲江感秋 太平 樂詞等七首

元和三年 戊子

四月制科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並官登第三等宰相李吉甫王鐸賂謀宰相

除左拾遺上疏論九 獨直寄蕭侍御 醉中 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 松齋自題 夏日

走筆酬劉五主簿兼簡張賈兄弟

元和四年 巳丑

甫惡其切直訴於上翰林學士王涯坐親累貶虢州淮南節度使王鐸入朝

諷諭新樂府五十首 賀雨 題海圖屏風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正月李蕃同平章事時因久旱將降德音公閏月制降繫囚蠲租欲令寔惠及人上陳五稅出官人絕進奉禁事上皆從之又論裴均掠賣詔下而雨宰相違制進奉平盧節度使表賀詔贖魏徵故第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賜其家山南東道節徵故第公奏言事關激度使裴均進銀器十勸宜出朝廷師道不當月以吐突承瓘為招掠美又論承瓘中使不討處置使旋改為宣當為制將統領 慰使

元和五年 庚寅

正月貶監察御史元稹為江陵士曹權德輿同平章事

公上疏論救元稹不報贈吳丹 自題寫真 是年當改官詔聽自擇秦中吟等詩 寒食夜 公乞如姜公輔奉養例 五月除京兆戶曹參軍

登樂游園望贈樊著 酬元九對新栽竹見寄 和夢遊春一百韻 和答詩十首 初除戶曹等詩五首 代書一

百韻寄微之

元和六年

正月李吉甫同平章事十二月李絳同平章事

四月公丁母陳縣君喪春雪渭上等詩重退居渭上 穎川縣君到渭上舊居 白髮事狀云元和六年四月慈烏夜啼 首夏病開三日沒於長安宣平里 寄元九等詩十六首 第元稹祭文亦作六年 自覺二首 聞龜兒李碑作五年誤

元和七年

正月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復知政事

薛中丞 訪陶十六首 薛中丞 訪陶十六首 薛中丞 訪陶十六首 薛中丞 訪陶十六首

壬辰

正月吳元濟反三月

公上疏請捕刺武相賊得微之到官等詩四首

癸巳

閏月吳少陽卒子元

贊善大夫元稹酬樂天 東南行詩注云九年樂遊悟真寺 重到華陽天除太子贊善子從事 觀舊居 寄楊六 哭唐州也本傳亦作九年李三 昭國閣居

元和九年

濟匿喪自領軍務

詠慵 酬張十八訪宿 酬盧秘書二十韻

甲午

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

贈杓直 白牡丹 史劉禹錫朗州刺史事惡之會有撫公賞花貶官過望秦嶺等詩二

元和十年

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及新井詩事者乃奏貶十九首

舟行江州路 度宣慰淮西行營六刺史王涯復論不當治上作 放言等詩十五

乙未

月盜殺宰相武元衡

郡追改江州司馬 裴度傷首裴度同平章事

首 謫居等詩五首 憶微之傷仲遠 初到江州寄翰林張李村三學士 北亭 汎湓水 琵琶行 送春歸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因寄 四十五 庾樓新成等 十一首 除夜

元和十一年

二月李逢吉同平章公在江州

成 草堂題壁 草堂初 即事 夢微之 題詩 屏風 九日醉吟 十 二年冬江西溫煖等詩

元和十二年

七月以裴度為淮西公在江州於香爐峰下

得陽春三首 草堂初 宣慰招討使九月崔築草堂

年丁酉

羣同平章事李逢吉

罷十月李愬夜襲蔡 州擒元濟檻送京師

元和十三年

二月李夷簡同平章

十二月除忠州刺史十 東南行 自題等六首

年戊戌

八月王涯罷皇甫

去 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寄 嶽先以此寄 白雲期 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 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元和十三年

二月李夷簡同平章

去 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寄 嶽先以此寄 白雲期 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 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年戊戌

八月王涯罷皇甫

去 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寄 嶽先以此寄 白雲期 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 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元和十三年

二月李夷簡同平章

去 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寄 嶽先以此寄 白雲期 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 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隅草堂

元和十四年己亥

四月裴度罷為河東春自潯陽浮江上峽三初入峽 過昭君村 題峽 節度使七月令狐楚月舟至夷陵會元稹自遇微之於峽中 夜入瞿唐峽 同平章事十月崔羣通州轉虢州長史遇於中石上 初到忠州登 罷為湖南觀察使 峽州西二十里黃牛峽等七首 寄王質夫 南

元和十五年庚子

正月憲宗暴崩於中冬自忠州召還拜尚書 郡中春宴 寒食夜 和殿閣月太子即位司門員外郎轉主客司 臥小齋 春至等七首 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郎中知制誥 榴花開 對酒示行簡 商山路 宿谿翁 招蕭處士 初除尚書 郎脫刺史緋 吟元郎 中白鬚詩等十六首 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 懷錢舍人 慈恩寺有 感等十五首 行簡同 早朝

州當日上訖

洪歌行

口石洞中置酒賦詩三 東樓 寄王質夫 南 日而別 賓郡齋即事寄楊蕙州 東坡種花 西澗種 柳 木蓮樹三首 種 桃杏 冬至夜 除夜

穆長慶元年 辛丑正月 宗政元

四月貶錢徽李宗閔加朝散大夫始著緋又春憶二林寺舊遊 中 為遠州刺史楊汝士轉上柱國除中書舍人書連直寒食不歸因憶 開江令七月成德兵知制誥四月錢徽下及元九 酬元郎中同制 馬使王成奏殺田弘第鄭朗等十四人宗閔加朝散大夫 草詞畢 正起復弘正子田布婿汝士弟皆及第李德等十一首 新昌新居 為魏博節度使討之裕元稹於宗閔有隙因書事四十韻 喜敏中 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同李紳言於上以為不及第 寄山僧 暮歸 行營都招討使 公詔居易同中書舍人 自問 登龍尾道南 王起重試自是裕閔各望憶廬山舊隱 久不 分朋黨相傾軋垂四十見韓侍郎戲題四韻寄 年秋公奉命宣諭魏博之 軍田布遺絹五百不受

長慶二年 壬寅

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公年五十一時國是日勤政樓西老柳 和韓 二月元稹同平章事荒賞爵失宜河朔再亂 侍郎題楊舍人林亭見 以裴度為司空留守公連上疏言軍事及時 寄 初罷中書舍人 東都三月詔留度輔政皆不見用求外任七 次藍溪等二十首 宿 政六月裴度罷為右月除杭州刺史時汴河 陽城驛對月 商山路 僕射元稹罷為同州未通取襄陽路赴任以 有感等十首 重到江 刺史李逢吉同平章十月至杭州 州題郡樓等八首 醉 事 後狂言酬蕭殷二協律 初到郡齋等十九首

長慶三年

三月牛僧孺同平章公在杭州是年冬微之 二月五日杭州花下等 一隅草堂

白居易年譜

癸卯

事以裴度為山南東移浙東觀察越州刺史道節度使

十六首 小歲日等詩

錢唐湖春行 餘杭形勝 同遊恩德寺

早冬 醉送崔協律赴河南 微之除浙東觀

察和答等詩十七首 除夜寄微之 失鶴

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太子即位 甲辰

公在杭州築堤捍湖濬除官去未闕 三年為李泌六井是年秩滿以刺史 除官赴關留別 五月去杭除左庶子分微之等詩八首 茅城 司東都於洛中履道里 驛 河陰夜泊憶微之 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 杭州迴舫 洛下卜

居等詩十四首 洛下 寓居等詩十九首 履 道新居二十韻 九日 思杭州舊遊等十首

敬宗 乙巳正月 昌節度使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改元

賀曆元年正月牛僧孺罷為武 三月除蘇州刺史五月 至任

洛城東花下等五首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 花 奉和汴州令狐令 公二十二韻 渡淮 赴蘇州等詩六首 郡 齋旬假命宴等六首

寶曆二年 甲午

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公以病免郡事

同平章事十一月李 逢吉罷十二月宦官 劉克明弑帝立絳王 悟王守澄等討克明 殺悟立江王涵韋處 厚同平章事

自到郡齋等詩十二首 題郡樓兼呈二判官 霓裳羽衣歌 題靈巖 寺 東城桂三首 對 酒吟等十五首 自詠五首 歲日家宴 等十四首 重答劉和 州 題東武丘寺 夜 遊西武丘寺 白日假 滿 喜罷郡 答白太 守行 松江亭等詩十 二首 望亭驛酬別周 判官等詩六首

文 太和元年六月王播同平章事 丁未正月 宗 改元

三月徵拜秘書監賜金 紫十月文宗誕節詔公 與安國寺沙門義林太 清官道士楊弘元講論 於麟德殿見三教論衡 舊書作僧惟澄道士趙 常盈

初授秘書監等詩四首 憶廬山舊遊及洛下 喜與韋 左丞同入南省因敘舊 贈之 酬裴相公題興 似小池見招 開行 閒出 和楊郎中賀楊 僕射致仕後侍郎門生 合宴席上作

隅草堂

太和二年十二月魏博軍亂以路隨同平章事

洛中集序太和二年授微之就拜尚書居易續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除刑部用書賀意兼詠洛授賓客分司時公年五十七胡氏丁籤作元年轉刑部侍郎誤

太和三年七月李宗閔同平章事

時二李黨事起公稱病病免後喜除賓客等詩東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自此不復出矣

太和四年正月牛僧孺同平章事

勸酒 何處難忘酒七首 三月三十日作 不如來飲酒七首 秋遊平泉贈韋處士閒禪師

太和五年

除河南尹 是年七月六十拜河南尹等詩五

辛亥

元稹卒於武昌

太和六年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首 早飲醉中除河南尹勅到 送敏中歸邠寧幕 宴散等十一首 府西池等六首 哭崔兒 哭微之

太和七年二月李德裕同平章事四月以病免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

寒食洛下宴游 奉贈分司東都諸公 六年秋重題白蓮 元相公挽歌詞 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 五鳳樓曉望 寄劉和州等十一首 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 初入香山寺院對月 六年冬暮贈崔常侍

太和八年十月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七年元日對酒 春題府廳 詠興 秋涼閒臥 再授賓客分司等五首 哭崔常侍晦叔家釀新熟等五首 詠半開 皇甫郎中池邊

太和九年
乙卯

四月賈餗同平章事
十月加裴度中書令
十一月李訓舒元興
鄭注等謀誅宦官不
克仇士良殺訓注元
興王涯賈餗等以鄭
覃李石同平章事

詠史 九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感事而作 即
事重題

開成元年
丙辰正月事
改元

是年六十五除同州刺
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
司進馮翊縣侯

春遊 自賓客遷太子
少傅分司 詔授同州
病不赴任因詠所懷
寄楊六侍郎 從同州
刺史改授 殘春詠懷
贈楊侍郎 酬淮南牛
相公見寄二十四韻

開成二年
丁巳

開成三年正月楊嗣復李珣同

六十六 同夢得寄賀
東西川兩尚書 楔洛
春晚酒醒尋夢得
感事等詩八首 同夢
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
小飲見贈 歲除夜對
酒
櫻桃花下有感而作

戊午

平章事李石罷

開成四年三月晉公裴度卒
己未

公年六十八十月得風
痺之疾乃放諸妓女
舊書本傳云四年冬自
為墓志

三年冬偶吟所懷等四
首 奉和裴令公上巳
遊太原龍泉憶去歲稷
洛見示 與夢得沽酒
閑飲且約後期 三年
除夜
四年春 白髮等詩十
六首 病中詩 歲暮
病懷贈夢得

開成五年
庚申

正月帝崩太弟殺陳
王成美遂即位九月
李德裕同平章事

病入新正等詩十六首
春盡日宴罷感事獨
吟 春盡獨吟 答夢
得和別柳枝 五年秋
病後獨宿香山寺 開
成大行皇帝挽歌詞四
首

元年春五絕句 改業
山下留別佛光和尚
昨日復奉辰 偶吟
自慰兼呈夢得 過裴
令公宅 感秋詠意

武會昌元年
辛酉正月刺史李珣韶州刺史
宗 改元

三月貶楊嗣復潮州公年七十

會昌二年
壬戌

二月李紳同平章事
八月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公年七十一罷太子少喜入新年自詠 初致
傅以刑部尚書致仕紀任贈留守牛丞相 醉
事作元年致仕按公詩中吟 二年春題池西
有七年為少傅又寫真小樓 官俸初罷親故
詩序會昌二年罷太子見憂以詩論之 夢上
少傅為白衣居士又刑山 寫真等詩三首
部尚書致仕詩十五年達哉樂天行 哭劉尚
來洛下居以年考之自書夢得
是會昌二年是年秋夢
得卒

談氏小外孫玉童 雪
暮偶與夢得同裴王飲
和敏中洛下即事
送敏中新授戶部員外
郎西歸

會昌三年
癸亥

會昌四年
甲子

七月杜棕同平章事
十一月貶牛僧孺循
州長史李宗閔流封
州

感舊

遊趙邨見杏花 問諸
親友 開龍門八節石
灘

會昌五年

三月於洛中為七老會宿府池西亭 開眠

乙丑

會昌六年
丙寅

三月立光王忱為皇
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是為宣宗明年丁卯
改元大中
是年八月公卒年七十
六年立春人日作 自
書右僕射十一月葬龍
王舉之李公垂相公
門見李商隱碑文

夏又合如滿僧李元爽
為九老圖

柳枝 七老會詩九
老圖 齊居春久感事
道懷

案直齋陳氏書錄解題曰吳郡守李伯珍刻白集有年譜一卷維楊李璜德劭撰余病其疎略牴牾號為年譜而不編年乃別為新譜刊附集首又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列之集首始余為譜既成妹夫王赫叔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按此即所謂吳蜀本也今並亡失無可考惟唐詩紀事略有譜胡氏丁籤列白集之首者多從其說亦間有異同頗如陳氏所謂疎略牴牾號為年譜而不編年者大都仍吳本之誤也如貞元十六年本庚辰而訛曰己卯公生壬子歲是年二十九而訛曰二十八元和三年除左拾遺見本傳又見公奏狀又見奉勅試撰制

誥注而訛曰二年除謝狀稱五年五月始授京兆戶曹參軍喪母則在六年四月而訛曰五年喪母賀雨詩云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燻燻是明屬四年作矣而訛曰三年冬作豈未見自冬及春暮句耶且云為贊善首尾四年尤謬公六年丁母喪九年拜贊善至十年謫潯陽才五年寄元九詩云一病經四年親朋書斷絕然則渭村退居已首尾四年安得五年為贊善哉十四年同知退赴忠州任於峽中遇微之作三游洞序而訛曰三遊洞庭會昌二年壬戌春致仕官俸初罷詩云七年為少傅公以開成丙辰加少傅至壬戌正是七年而訛曰元年致仕其中繆盭略舉於此既從而訂正之乃益參考

傳志諸家所紀述仍舉公詩之歲月可考者繫其下
次為年譜一卷時代云遠典籍淪亡或失据依寧闕
其未確者不敢穿鑿傳會而曲為之說也敢以質諸
博雅君子古歛汪立名誤



